

最受中学生喜爱的美文作家丛书

花儿来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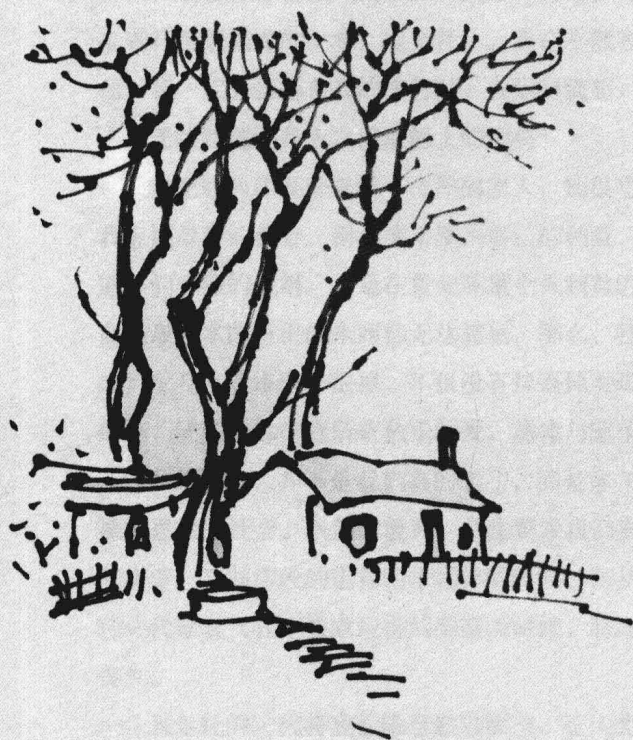
安宁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267
2577

最受中学生喜爱的美文作家丛书



花月来得及

（晏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儿来得及 / 安宁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最受中学生喜爱的美文作家丛书)

ISBN 978-7-5617-6804-4

I. 花… II. 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046455号

花儿来得及

安宁 著

总 策 划
统 筹
策划编辑
文字编辑
执行编辑
版式设计
装帧设计

滕 刚 刘光全
海 逸
王 海
朱浩真 陈 颖
宗凌娅
高燕芳
李彦生

出版发行
社 址
电话总机
客服电话
门市(邮购)电话
门市地址
网 址
印 刷
地 址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邮编200062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行政传真021-62572105
021-62865537 (兼传真)
021-62869887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www.ecnupress.com.cn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787×1092mm 16开
14.5
208千字
2009年4月第一版
2009年6月第二次
10001—15100册
ISBN 978-7-5617-6804-4/I·545
25.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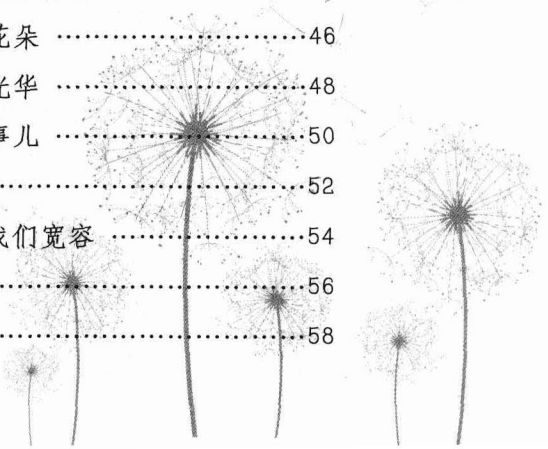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 联系)

第一辑 花儿来得及

原谅少年卑微的乞求·····	2
互不相干的两段青春·····	5
在爱里慢慢成长·····	8
花儿来得及·····	11
让我们彼此依然不屑一顾·····	13
年少的蜗牛没有壳·····	16
只为这一程璀璨的光阴·····	19
水润时光里的斑斓密码·····	22
能把你的车票给我吗·····	24
青春需要怠慢·····	27
阿维娅的夏天·····	29

第二辑 时间会告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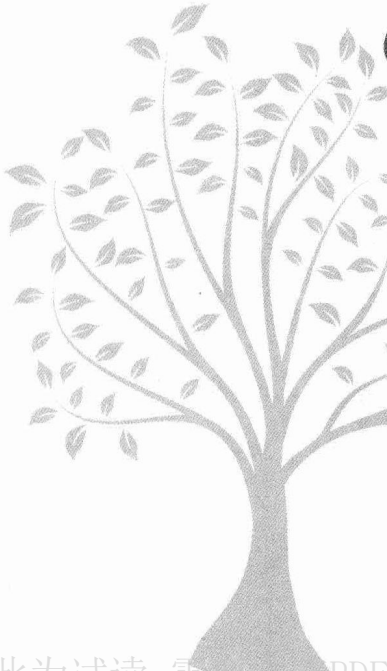
时光雕刻的花朵·····	34
三米外的俗世生活·····	36
时间会告诉你·····	39
淤泥里开出的花·····	41
我们被优生淡忘，差生怀念·····	44
做一朵不必奔跑的花朵·····	46
让心灵忘记过往的光华·····	48
那些得不偿失的破事儿·····	50
爱的必修课·····	52
多年之后时光会给我们宽容·····	54
穿越声音窥到你·····	56
黑白记忆·····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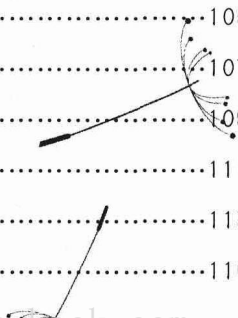
第三辑 有没有阳光温暖过卑微的你

十字路口处的一匹马·····	62
有没有阳光温暖过卑微的你·····	65
行在我生命左侧的旅者·····	68
女孩子的花·····	70
路过有温度的城市·····	72
再也不能将你忘记·····	74
当秘密与秘密温柔相遇·····	77
幸福无声·····	80
幸福是自找的·····	82
花儿记得一路的温情·····	84
不美的暗恋·····	87
人心的距离·····	90



第四辑 无花果也有似锦的春天

少女的唇彩·····	94
无花果也有似锦的春天·····	96
与一株花树相视而过·····	99
幸福不是一种物质·····	101
我们相差有多远·····	103
我的老师未成年·····	105
爱比之于欺骗·····	107
给别人看的简历·····	109
最素常的问候·····	111
跑调的高三·····	113
你有什么理由逃·····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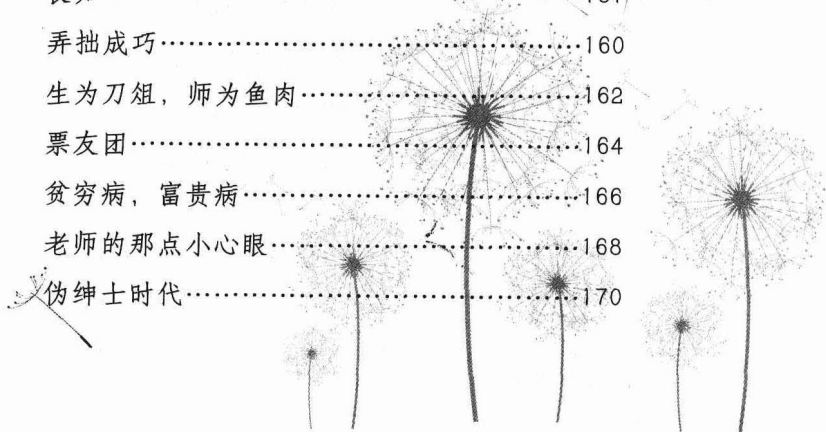


第五辑 我宁肯只是记住你的好

爱与恨是一双配对的鞋子·····	120
愚不可及地错过你·····	123
温柔停驻的暗恋·····	125
请不要欺负我的母亲·····	128
良心划过指尖伤·····	130
我宁肯只是记住你的好·····	132
等待秘密花开·····	135
父辈的梦幻·····	138
看上去很美·····	140
忘记一粒沙子的温柔·····	142
天真主义·····	145

第六辑 听话的孩子没糖吃

有多少事能够重来·····	148
听话的孩子没糖吃·····	150
当卑微转身·····	152
谁都别管谁·····	154
良知·····	157
弄拙成巧·····	160
生为刀俎，师为鱼肉·····	162
票友团·····	164
贫穷病，富贵病·····	166
老师的那点小心眼·····	168
伪绅士时代·····	170



行骗有术·····	172
师恩·····	174
那些消耗着生命的手续·····	176

第七辑 光阴里藏着最美的扇贝

刀尖划过是最钝的伤·····	180
看见你最庸常的转身·····	182
爱是一碗面的温度·····	184
记得打电话给父母报声平安·····	186
光阴里藏着最美的扇贝·····	188
飞奔着阻挡你掌心里的时光·····	191
我们把赠品留给了谁·····	194
爱的距离你从来都不知道·····	196
你的世界里只有花开·····	198
爱的扶持·····	201
带上泡面去美国看你·····	203

第八辑 爱，这样在时光里柔韧穿行

有爱陪你长途漫游·····	208
镜头是我注视你的眼睛·····	210
谁是谁身上难堪的印痕·····	213
爱，直抵心灵的震区·····	216
那些让我们难堪的亲人·····	219
爱，这样在时光里柔韧穿行·····	221
求求你，表扬我·····	224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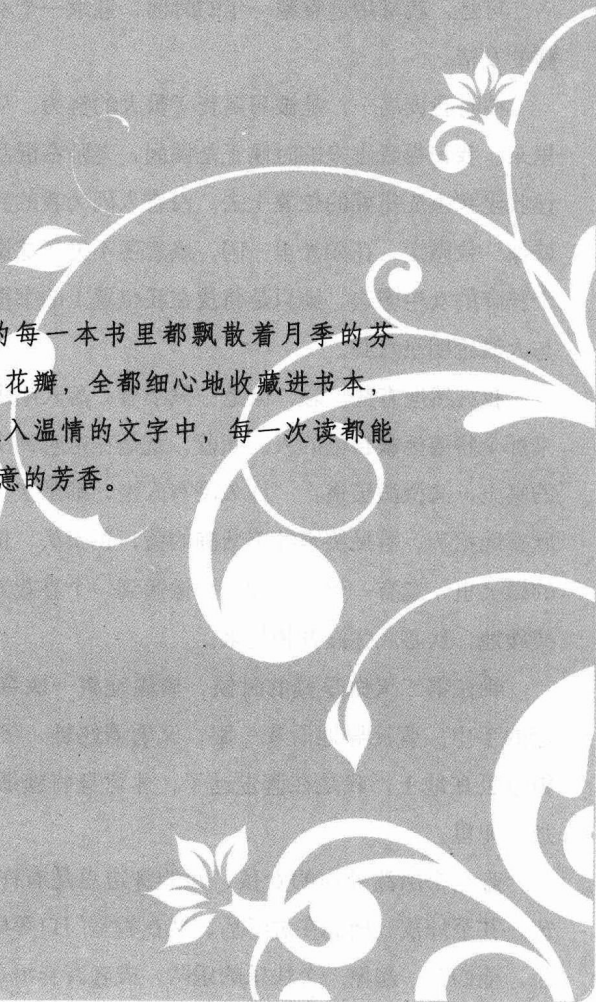
花儿来得及

16岁的那年夏天，我的每一本书里都飘散着月季的芬芳。我将第一朵花凋零时的花瓣，全都细心地收藏进书本，它们的红色，深深浅浅地嵌入温情的文字中，每一次读都能嗅得到它最初绽放时饱满恣意的芳香。

第一辑

第一辑

第一辑



原谅少年卑微的乞求

我从来不曾向人乞求过什么东西，金钱、物质、爱情、同情，或者怜悯。强烈的自尊心让我一路走来，始终骄傲地高昂着头，并将一颗柔韧敏感的心，用坚硬的外壳，层层包裹起来。就像缓慢爬行的蜗牛，在日光下，将身体藏进安全的壳中。

可是，我却用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恳求一个女孩，给我一段携手向前的温暖的友情。

彼时我读高一，是被舅舅费了很大的努力，从一所普通中学转到重点高中里来。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正是课间，老师在混乱嘈杂中简单地介绍几句，便让我坐到事先排好的位置上去。没有人因为我的到来而停止歌唱，或者喧哗。就像一粒微尘，在阳光里一闪，倏忽便不见了踪影。我在这样的忽视中坐到一个胖胖的女生旁边。她只是将放在我位置上的书揽到自己的身边来，便又扭头与人谈论明星八卦。

我突然地有些惶恐，像是一只小兽，落入陷阱，却遥遥无期，怎么也盼不来那个将要拯救自己的人。而蓝，就是在这时回头，将一块干净的抹布放在我的桌上，又微笑道：“许久没有人坐，都是灰尘，擦一擦再放书包吧。”我欣喜地抬头，看见笑容纯美恬静的蓝，正歪头，俏皮地注视着我。我在她热情的微笑里，竟有一丝的羞涩，好像遇到一个喜欢着的男孩，初恋般的情愫丝丝缕缕地，从心底弥漫升腾起来。

我在第二天做早操的时候，偷偷地将一块舅舅从国外带来的奶糖，放到蓝的手中。蓝诧异地看我一眼，又看看奶糖，笑着剥开来，并随手将漂亮的糖纸丢在地上。我是在蓝走远了，才弯身将糖纸捡起来，细心地抚平了，并放入兜里。

蓝是个活泼外向的女孩，她的身边总是有许多的朋友，其中一些来自外班，甚至外校。他们在放学后，聚在教室门口等她。她的朋友中还有不少男生，他们在一起像一个快乐的乐队，或者青春组合，那种浓郁动感的节奏是我

这样素朴平淡的女孩，永远都无法介入的。

可是，明明知道无法介入，想要一份友情的欲望，还是强烈地推动着我，犹如想要靠近蓝天的蜗牛，一点点地，向耀眼明亮的蓝，爬去。

我将所有珍藏的宝贝送给蓝，邮票、书、信纸、发夹、丝线、纽扣。我成绩平平，不能给蓝学习上的帮助；我长相不美，无法吸引住蓝身边的某个男孩，从而靠近她；我歌声也不悠扬，不能给作为文娱委员的蓝，增添丝毫的光彩；我还笨嘴拙舌，与蓝在一起，会让她觉得索然无味。我什么都不能给蓝，除了那些不会说话且让蓝觉得并不讨厌的宝贝。

起初，蓝都会笑着接过，并说声谢谢。她总是随意地将它们放在桌面上，或者顺手夹入某本书里。她甚至将一个可爱的泥人，压在一摞书下。她不知道那个泥人，是生日时爸爸从天津给我专程买来的，它在我的书桌上陪我度过每一个孤单的夜晚。它在我的手中半年了，依然鲜亮如初，衣服上每一个褶皱都清晰可见。可是，我却在送给蓝之后的第二天，发现它已经脱落了一块颜色。我记得当时我的心，像被人用针扎了一下，疼痛倏然蔓延全身。我小心翼翼地，提醒蓝说，这个泥人是不经碰的。蓝恍然大悟般地，这才将倒下的泥人扶正了，又回头开玩笑道：嘿，没关系，泥人没有心，不知道疼呢。

这个玩笑却是让我感伤了许久。那个泥人就像是我自己，满心欢喜地站在蓝的书桌上，等着她爱抚地注视我一眼，可是，蓝却漫不经心地，像扫掉尘土一样，将我碰倒在冰冷的桌面上，且长久地忘记了我的存在，任由尘埃落满我鲜亮的衣服。

从不奢望可以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在蓝的身边轻松地来去。所以我只期望自己十分的努力，可以换来蓝至少一分的友情。可是蓝却像片云朵，被那缥缈无形的风吹着，如果路过我的身边，那不过是因为偶然。

我依然记得那个春天的午后，我将辛苦淘来的一个漂亮的笔筒送给蓝。蓝正与她的几个朋友说着话，看我递过来的笔筒，连谢谢都没有说，便高高举起来，朝她的朋友们喊：谁帮我下课去买巧克力吃，我便将这个笔筒送给谁！几个女孩纷纷地举起手，去抢那个笔筒。我站在蓝的身后，突然间难过，而后勇敢地、无声无息地将那个笔筒一把夺过来。转身离开前，我只说了一句话：“抱歉，蓝，这个笔筒我不是送给你的。”

我终于将对蓝的那份友情，自尊地收回，安放在心灵的一角，且再不肯给

任何一个淡漠它的人。

许多年后，我在人生的途中终于可以一个人走得从容、勇敢、无畏，且不再乞求外人的拯救与安慰，这样的时候我再想起蓝，方可真正地原谅。

我想原谅蓝，其实，也是原谅那个惶恐无助的年少的自己。



互不相干的两段青春

我和晨，只见过一次面，而且那时还是懵懂少年，对于我们之间与生俱来的相似，一无所知。但她却是我亲生的妹妹，真的。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母亲在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后，终于对又一个接踵而至的丫头，感到厌倦。这个女孩，在母亲的怀里，连奶都没有吃上一口，就被一个陌生的女人踩着惨淡稀薄的月光，悄无声息地抱走了。我那时并不懂得大人的忧愁，看到休养中的母亲吃喷香的鸡蛋，便不觉流了口水。母亲看见了，总是叹口气，招呼我坐到床沿上，将鸡蛋一块块地夹给我吃。我吃到幸福处，总是会问：“那个小妹妹去哪儿了呢？”母亲从来都是语言含糊，说，当然是去她最想去的家了。这样的答案并不能让我满意，我所需要的，是具体到细枝末节的描述，就像透明糖纸上清晰的底纹，或是空气里飘溢的年糕的芳香；而母亲所能给的，则只是一个秋日落光了叶子的枝杈，光秃、冰冷、黯然无光。

十岁那年的夏天，我跟随父亲第一次进城去卖雪糕。收摊的时候，父亲看看箱子里不多的几根雪糕，便安慰已是热蔫了的我说，再坚持一会，等到了你远房大伯家，就可以吃了。我就这样一路挂念着那几根雪糕，挨到了城里一栋漂亮的小楼前。出来迎接我们的，除了父亲所说的大伯大妈，还有一个大约7岁的女孩。女孩子的小得意，让我迫切地想要与她分享父亲留下来的宝贝。未曾想，她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便大声嚷道：我才不要吃这样的雪糕！一旁她的父母含笑看着她说：挑拣惯了，什么东西都非要最好的，换一家，都养不起这样的丫头呢。而我，并没有因此坏了吃雪糕的情绪，我甚至有些兴奋，想：这个骄傲的丫头竟然不与我争抢，真好。

那个午后，我一口气吃光了所有的雪糕。回来不停地拉肚子，但在母亲的责骂声里，我还是想念起那个面容秀气的女孩，想起她细细手腕里叮当作响的银镯、她歪头看人时眼睛里的漠然、她扔得满地都是的文具、她房间里堆满的毛毛熊。她生活得像一个公主，而我，却是因为几支雪糕，便被母

亲训斥。第一次，我觉出生活给我带来的惆怅和空茫。也是第一次，我隐约从父母的谈话里得知，那个女孩，就是七年前被抱走的晨。我记得父亲在夏夜里细碎地谈起晨，说她与母亲一样，爱挑拣，吃饭也不专心，言语亦是刻薄，活脱一个母亲的翻版。母亲躺在凉席上安心听着，突然便翻个身，将一旁昏睡的我，拥进怀里。

我此后再没有见过晨，但却是断断续续地从父母的口中得知了关于晨的许多消息。她在我风尘仆仆地为了高考赶路的时候，疯狂叛逆，与不良少年混在一起；四处骗亲戚的钱花，毫不惧怕父母的责骂；私自逃学去部队里找做军官的哥哥，又差一点爱上一个文艺兵。家境的优越，让她无需像我一样，为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为了让父母过上城市人的生活，而拼命地念书，直念到最明亮的一段青春，落满晦暗的尘埃。我终于如愿考入大学的那一年，晨初中毕业，在哥哥的帮助下，勉强去了一所技校学习服装设计。

彼时我依然自卑，在热闹的人群里，常觉得有无处可逃的孤单。而唯一可以拯救我的，就是写字，不停歇地写，将内心郁积的所有的恐惧忧伤和怅惘，都用文字来一一消解。爱情，只有在我的小说里，才会繁花似锦，一片妖娆。也曾经有过喜欢的男孩，但皆因自己的慌张躲闪，而擦肩错过。比我小了三岁的晨，在另一个城市里却是俨然成了爱情高手。常常带不同的男孩子回家，但并不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生出纠葛。她只是享受爱情，享受被男孩子呵护的感觉，具体这个给予爱的男孩是谁，她则不去关注。青春于她，如一块巧克力，绵软、香甜，而且永远都会有人主动地跑来买单。

我在这样沉默又倔强的前行里，用文字，慢慢擦拭着一颗卑微到泥土里去的心。当四年的时光逝去，我收获的，除了文字，还有自信从容的芳华。一个从乡村里走出的女孩，她贫穷，她胆怯，她无所适从，但最终，她还是褪去了这层灰色的外壳，在耀眼的阳光下露出色彩绚丽的翼翅。而晨，在技校毕业后，终因专业不佳，屡遭辞退。最后，她结交了一个有“能力”的男友，干脆丢弃了工作，只过逛街上网的自由生活。不久，他的男友生意亏损，急需用钱，晨将自己的所有都借给了男友。而这所谓的男友，也就在此时销声匿迹，再无踪影。晨在无人相助的异地，被网吧老板赶出，最后身无分文，又差点被人骗走，是好心的民警帮她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许久都没有她消息的父母，这才知道她在外所受的苦头。

母亲向我讲述这些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始终是感伤的。这个一出生便与她的生活再无交集的丫头，以为会自此从心里彻底地忘掉，但还是像那零星的一点小雨，偶尔落在肌肤上，便倏地一下，将那微凉浸到了心底。晨，这个与我们素不相识的女孩，却是因为那流淌的血液，而被我和母亲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装作漠不关心地频繁提及。

后来，我研究生毕业，在喜欢的城市里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又和喜欢的人相守在了一起。而那时在一家工厂做临时工的晨，也即将结婚。听说新郎是一个极普通的男人，与晨曾经历的那些张扬的男孩，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母亲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那个胖丫头，终于肯安心嫁人了。我诧异，想起十几年前见过的那个秀气柔美的女孩，便说，怎么会是胖丫头呢？母亲叹气，回说，她自回来后，便懒于做任何的事情，当然就很快地发了福，大概比你重40多斤吧……

很多年前的那个自卑的女孩，怎么能够想到，她与晨，从同一个原点出发，划出的竟是这样两段互不相干的青春轨迹。那繁华的，终会陨落；那寂寞的，也终会闪烁。而年少的岁月，就这样，结束了。



在爱里慢慢成长

那一年她15岁吧，读初三，小小的心里有极强的自尊，像妖娆的青春一样，来得猝不及防。

她是个温驯又寡言的女孩子。每天除了学习，几乎不会像其他女孩子一样，爱跟新来的年轻班主任聊天、开玩笑，甚至请他去吃门口小店里的冰激凌。她看到他被花儿一样缤纷的女孩子簇拥着的时候，心里除了细微的开心和向往，竟是没有丝毫的嫉妒。她知道父母弃了农村的家，跑到这个城市里来，边做没有什么保障的零工边陪她读书，已属不易。还有姐姐，为了她的学费和父母的工作，勉强地和一个不喜欢的有权势的人定了亲，而且将婚期拖了又拖。除了最好的成绩，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什么能回报给他们。当然，她还要在放学后早早地回去，帮父母做做家务，亦让他们不必为她的晚归而过分地担心。

所以每每看见班里那一大群着了鲜艳的彩衣的女孩子，嘻嘻哈哈地从学校里蜂拥而出，去小吃街上买一袋瓜子、几根香肠、三两田螺，而后边吃边消磨掉回家前的自由时间时，她也只是默默地看上片刻，转身便朝学校的后门走去。

她很欢喜学校有这样一个安静的后门，可以让她不被人注意地慢慢走回家去。出了朱红色的门，沿着沙子铺成的小路走上几十米，再绕过一个大水塘，七折八拐地途径十几户民居后，便到了她的家。家，也只是暂时租来的。是那种马上要被划入拆迁之列的瓦房。刚搬进来的时候，看到张开大嘴的墙缝和出入自由的爬虫，她和妈妈都落了眼泪。是爸爸买了水泥和墙粉，一点点地给它穿上新衣；又在院子里用红砖铺了一条整齐的小道，下雨的时候可以不必泥泞。这样一个破败的民居，才陡然有了生气。她吃过晚饭趴在书桌上学习的时候，看到对面干净的墙壁上，被橘黄色的灯光打上去的父母略弯的身影，便会觉得温暖和感激。

可是这种温暖，她是不愿意拿出来与人分享的。只有无人打扰，它们才会

在安静的角落里，慢慢地成长，且带给她淡紫色的温馨和优雅。

可是，这样的恬淡和自由，于她，是多么地不易。常常有钦佩她成绩好的同学，为了更方便地向她学习，执意让她带着去认认家门。还有一些默默暗恋她的男孩，甚至会乘她不注意，放了学偷偷跟在她的后面，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她的地址。每学期的家长会，亦是好不容易逃掉的劫难。因为高高在上的成绩，老师常常会让她把父亲请来，给其他家长做如何教育子女的报告。这样的時候她总是会撒谎。尽管她知道，其实父母多么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她而在人前骄傲地直起被生活重担压弯的脊背。

然而这一次，她却觉得再也无法逃掉。除非，除非她转学或是读几乎没有什么升学希望的慢班。她借读的这个学校，是可以直升本校的高中部的。中考的时候，会根据成绩分出快班和慢班。快班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在三年后考上全国一流的大学。所以能进快班，几乎是每一个学生的梦想。可是每年的学费，亦是比慢班要贵出许多。

所以当领到申请报快慢班的表格时，她犹豫了许久，终于还是在慢班一栏里，轻轻画了一个对号。

那天放学后，年轻的班主任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班主任是个极温和的人，有着友善又亲切的微笑。他像兄长一样拍拍她的肩，示意她坐下，又冲了一杯热茶递到她因为慌乱而无处搁置的手中，这才开口问她：“这么好的成绩，为什么不报快班？是父母的意愿吗？用不用我去家访？”她低着头，看着杯口氤氲的热气和一朵朵徐徐绽放开的茉莉花，竟是许久才慌慌地摇头。杯子里的热茶“哗”地一下子洒出来，烫红了她的手。积蓄了许久的泪，终于乘此，哗哗地流了满脸。

班主任连声地向她说对不起。看天晚了，又执意要送她回家。她不知道怎样拒绝，只无声地走了几步，便使尽平生的力气道了声“再见”，返身向学校的后门跑去。

那一晚，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许久，终于还是在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把要报快慢班的事，和着母亲做的蛋炒饭，一起咽到了肚子里。

几天后，班主任又将她叫到了办公室，给她看一份盖了学校红印章的通知。上面说中考前三名的学生，学校会给予免掉所有学杂费的奖励。而后班主任呵呵笑着说：“快班也是免，慢班也是免，你有这个把握为何不报快班，这

样就不会吃亏了噢！”她第一次抬起微红的脸，笑望着自己的老师，重重地点了点头。

三个月拼命般的努力，终于换来了第一名的成绩。全校表彰大会上，要请她的父母代表家长讲话。这次她是飞快地跑回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的。又坚持着要用自己节省掉的学费给全家都做套新衣服。父亲听了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这不必要的开支而犹豫不决，而是很爽快地就带全家去裁了新衣。开会的时候，她与班主任并肩坐在主席台上，看着话筒旁一身西装的父亲，他那由于激动而酡红的面颊，像是喝了几两好酒，幸福藏也藏不住。身旁的班主任，亦是一脸兜不住的骄傲和开怀。那一刻，她的心里，再也没有昔日因为自己的贫寒，而蓄积起的自卑和自怜。她真想告诉每一个人，自己的努力，竟是可以给这么多人带来切实的快乐和欣慰。

她是在三年之后考上她理想中的大学的时候，才知道，那个盖了红色印章的通知，是班主任一个善意的欺骗。三年的学费，亦是他，一次次地替她交上的。可是那时候的她，并没有因此而有过分的惆怅和自卑。因为她早已能够正视自己的贫穷，并且真正地意识到，犹如许多的爱助她慢慢走过这段自尊与自卑无限滋长的岁月，其实是一种多么值得她用一生去感恩的美好和幸福啊。

那个女孩，就是年少时的我。